

鳥糞告白

柯 藍 著

華北新華書店發行



857.63

239.4-8

6

羣衆文藝叢書

柯
藍
著

烏
鴉
告
狀

華北新華書店發行



3 2173 7658 5

前面幾句話

『烏鴉告狀』這個故事是根據關中分區發生的一件案子改編成的。開始在『邊區羣衆報』上發表，連續登了九期。登完以後，不少的讀者來信，說他們喜歡看，要求印成小冊子發下去；並且還提出了不少的問題。其中有一位葭縣的說書先生崔仲生（瞎子），托人來信，說他準備把『烏鴉告狀』編成『說書』。還很關切的叫我把這故事發生的背景，地名等詳細告訴他。現在這個故事爲邊區的民間藝人熱愛着，據我知道的已有三個說書先生把它編成書了。

『烏鴉告狀』意外的得到讀者過多的歡迎。原因是這一個小故事，反映了邊區婚姻制度上的一個問題，讀者羣衆很熟悉這類相似的事件。再其次就是因爲這個小故事，帶有濃厚的民間色彩。這裏所指的，僅僅是說有很強的故事性，跟一般民間故事所具備的一樣。——這恐怕是讀者歡迎的主要原因吧！

自從創作『抗日英雄洋鐵桶』之後，我一直還在通俗文藝這方面摸索着；很慚愧的



是，自己沒有什麼足夠的認識，又大胆的來做這樣的嘗試了。在寫『烏鴉告狀』的時候，主觀的意圖是想不太爲舊形式限制。如段與段之間不連接太緊，也來一點時間的跳躍。如從敘述的手法去表現些側面的描寫，而不單是從敘述的手法去表現等等。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肯定民間形式的某些優點，如故事性強，如在某些敘述描寫之後，穿插一些唱詞等等……現在說起來，這些主觀意圖試驗的結果。由於自己寫作過程中，照顧長期活動在農村環境中的讀者，在所謂突破舊形式的效果上來講，是不多的。雖然不多，但應該肯定的說還可以突破。以前我以爲這樣寫，文化低落一點的人不會看，或者不感興趣，但事實不這樣，讀者居然能接受了。這裏使我領悟到的，是這故事能爲讀者接受，主要的是帶有民間色彩的緣故。尤其是當邊區有名的書匠韓啓祥，對我吟起這故事中的兩段唱詞的時候，我更感到穿插唱詞的重要。

以上就算是我創作這樣的通俗作品的小小經驗吧！在這裏提出來，作爲今後的參考。

另外，關於『烏鴉告狀』還有許多缺點。尤其是後半部十分草率，本應該修改的，由於時間迫促，就只能留到再版的時候了。在這裏謹向諸位讀者表示歉意，並請不吝賜教的指教，把不妥當的地方提出來，好以後補正。

一通姦

關中分區有個高家村。有一年的臘月裏，天剛黑，高家村一道莊的窰窗。都黃蠟蠟的顯出燈光來了。只有山那邊兩家窰窗，還黑洞洞的。一家是喬木匠的窰，一家是高德生的窰。喬木匠是個二流子，常不務正的。這陣他一個人在高德生窰腦背上的場子裏幌來幌去，淡淡的月亮照着山那邊，顯出他那又矮又粗的黑影子，也幌來去。喬木匠喂的那隻黑狗跑過來，在他褲腿嗅了幾下，又跑開了。

。這時喬木匠他像在聽什麼，又像在看什麼；瞪着兩隻眼，直瞪着腳底下高德生的院子裏。高德生院子裏，一共住了兩家，一家是高德生，一家是鋤奸主任王占喜。喬木匠豎着兩隻耳朵聽；一會，下面院裏有王占喜兄弟說話的聲音，又有給牛添草的聲音，有關客門的響聲，一會就靜悄悄的了。他便趕忙走到右邊的山嘴上，往下一看，他心裏忽然動了一下。下面王占喜家的人睡下了，窗紙上淡淡的顯出一層月光來。他想：『高德生婆姨高黑女爲啥還不上燈咧？今天高德生走集上，說好了要明天才回嘛！黑女該不會變心吧？約好了一上燈就進窰……』喬木匠一屁股在穀草上坐了下來，正疑心

着。忽然下面院子裏起了腳步聲，沙沙，沙沙的發響。喬木匠伸長頸子往下一看，只見一個黑影咳了一聲，往坡下面走去了；看神氣聽聲音，就像是住在坡下面的劉拴兒。劉拴兒怎麼這陣從這院裏出來了咧？喬木匠有些生氣了，摸着懷裏的兩雙水紅洋襪子，心裏直罵：『他娘的，老子給你送洋襪子，你跟劉拴兒馬虎上啦！把我害在窰背上受凍呀！劉拴兒！劉拴兒！我姓喬的饒不過你！……』正楞住了；眼前忽然一亮，斜右面高德生的窗紙紅洞洞的，裏面點上了燈了。燈光就像高黑女那雙亮晶晶的眼，對着他笑，向着他招手。喬木匠的心像火燒了一樣，一溜煙的跑下來，推開半扇高德生的窰

門，側着身子進去了。

喬木匠進了高德生的客門，一陣，燈又滅了。客裏客外都靜悄悄的。好久好久，才聽見喬木匠和高黑女說話。

喬木匠的聲音：『這是順便買的，過年再給你扯一身衣服！』
高黑女沒有應聲。

喬木匠的聲音：『今晚你怎麼上燈這麼遲？剛才誰到這裏來過？』

高黑女輕輕的應了一聲：『沒誰來過。』

喬木匠的聲音：『沒！你哄小孩咧！我在客背照見一清二楚，

劉拴兒從這裏過去了！』

高黑女沒有應聲。

喬木匠的聲音：『你不實說！我饒不過你！嗨！』聲音越說越大。
大了。

高黑女連忙喊：『悄悄！你這廝大聲幹什麼？……』

喬木匠的聲音：『你願跟我做長遠夫妻就快說！不說咱倆關係拉倒！』

高黑女聲音很低很慢：『你知道了還問什麼咧！天黑一陣，有人推門進來，一直上炕，我倒以為是你。往後聽聲音才知道是他！

『悔也遲啦！那短命的，說給我片甲子，就一直沒給……』

好半天才聽見喬木匠的聲音：『你口口聲聲說跟我做長遠夫妻，日後再跟他馬虎，就饒不過！我……我不來了！還說給高德生！』

『……』

接着就聽見有腳步聲，窰門開了半扇，一個黑影從高德生窰裏出來了。慢慢就不見了。

二 發 覺

這晚，喬木匠一走，高無女好久沒有睡着。她還在想着喬木匠的話：『你再跟他馬虎，就饒不過！我也不來了。還說給高德生！……想着想着，高無女笑起來了。心裏在說：『你給高德生說就說，誰還怕！把你木匠這兩片嘴能的，想來嚇我！高德生不讓，我就離婚。就怕那不肯咧，離了一個，再娶一個，還得二三百萬財禮。就是有了錢，他到哪裏去找人？離不了就得由我，還能由他！別說

對他講，在衆人面前打起鑼我也不怕。後莊杜應才婆姨跟多少人馬虎，明鋪夜蓋的睡在一搭，誰也不說。我怕甚？嘻嘻！把你這木匠的嘴撕爛，看你再說什麼……」笑着想着，喬木匠這人高高的鼻子，長的虎眉正眼，穿的又周正，光景又過得好！這一想，喬木匠的模樣又映到眼裏來了。高黑女拿他跟劉拴兒一比，劉拴兒那人，跟這個也來，跟那個也來，他又不是真心對咱好。喬木匠比咱窩外人也強啦！那死傢伙，長的那死眉眼，整天傻呆呆的不說不笑。自到他家就受的牛馬罪，沒過一天好日子……她一邊想一邊摸着喬木匠給她的水紅洋襪子；喬木匠真是她心坎坎上的人。走到那裏她都掛

記，心坎坎上的人吃咧喝咧她都操心。高黑女的心就像喬木匠餵的那黑狗，喬木匠走到那裏牠就跟到那裏。每天高黑女站在門口往遠處照咧，有不有喬木匠。

日子過得久了，火越燒越大了。轉眼就是五六月，高黑女白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頭梳得光光兒價，臉洗得淨淨兒價。站在門口看一個人咧，等一個人咧。那邊喬木匠，每天只在外邊做半天活，便早早的回來了。他也跣躡在對面山坡棗樹下，兩個眼珠東滾西滾，看了這邊看那邊。事情真是越來越明了。高黑女穿着白衫子把窰門一開，喬木匠這邊就眨眼。慢慢高黑女手一招，拿個草杵上草窰

裏去了。喬木匠看看四周圍，三步二步也就跟了過去。恰巧王占喜兄弟站在對面山坡上照見了，舌頭一伸，笑着又吼又叫。第二天，王占喜兄弟編出『順天遊』來了。

「雙扇扇門單扇扇開，亮格哇哇的布衫穿出來！」

「上穿白玉下穿藍，走開好似水推船！」

「紅鞋綠鞋雜花鞋，腦畔上招手你草窰來！」

「山上桃花紅艷艷，露水夫妻盛不厭！」

「山上桃花開不長，露水夫妻沒下場！」

王占喜兄弟正把他編的歌子，教給莊上攔羊的劉狗娃。剛教會

了前面四段，王占喜的老子，拿着旱煙鍋過來了。瞪着眼，緊閉着嘴，一烟鍋就打在王占喜兄弟的背心上，直吼：『驢日的！你胡編些什麼，給老子滾回去！』王占喜兄弟的臉馬上就長了，低着頭往回走。劉狗娃看這勢頭是學不成歌子了，偷偷地在王老漢背後伸了二下舌頭就跑了。王占喜的兄弟到窩裏，他老子還在咕咚：『我說你呀！真管得寬。咱高家莊裏四五十戶人，就他一戶姓高，再的都是雜姓。這些誰來管！？又不是一族一戶，有個上輩下輩，有個規矩！這些人一個南來一個北往，你管得上去！？快給我挑水去！』王占喜兄弟，低着頭沒有應聲，挑上水桶到井邊挑水去了。剛下了坡，劉狗

娃從後面追上來，喊：『四哥，再教嘛。教了咱們就有歌唱了！』王占喜兄弟聽了，連忙使了個眼色，嘴裏嘶了一聲，悄悄的說：『你看誰過來了！』兩個人剛抬起頭，高黑女的老公高德生，一個驢回來了，就從井邊走過去。劉狗娃對着高德生擠了一下眉跟，連跑帶跳的就唱：

『紅鞋綠鞋雜花鞋，腦畔上招手你草客來！』

高德生回過頭來看了一眼，心裏有個底底了。幾年啦，婆姨漢感情就不好。今年開春起，他婆姨就越法不對勁。一天幾換衣，就是個愛修飾打扮。一會白布衫，一會黑褂褂，腰裏繫的一個紅羊毛

帶子，走起路來東搖西幌看影子，越來越不像樣。高德生想：『怎麼我一過來狗娃就唱咧！這事情跟我婆姨有關係。』想來心裏就有些不高興，把驢吆回了圈裏，回到家裏想，找他婆姨問個明白。

三 捉姦

高德生回到窩裏，他婆姨正坐在炕上做鞋，見人進來了也不言語。高德生剛從他舅家把驢拉回來，還沒吃上午飯咧。就說：『我還沒吃上午飯，做點飯吃！』高黑女忽然平地起雷的大聲喊：『後鍋裏有飯嘛，自己不會吃！』高德生見婆姨氣焰這麼兇，心裏不大自在，却又不好驢得。把這口氣忍着，便自己到後鍋盛了一碗飯。往嘴裏一吃，飯冷菜涼，又想起這婆姨的情景，嚥了半碗飯就嚥不下

去了。便狠狠的把碗往案板上一放，筷子一丟，在灶火前坐下來了。高黑女見了，便把手裏的鞋往炕上一板，大聲吼：『你這打碗丟筷的做給誰看？有什麼做不來，看不慣的，把我離了。如今新社會不興壓迫人！我要離婚！』高德生一聽離婚兩個字，千句話萬句話也不敢說。只輕輕的嘆口氣，心裏想：『唉！命苦呵！花了二三百萬財禮，娶了這麼個婆姨。讓她離嘛，一則籌不來二三百萬財禮。二則咱這地面女人就缺少。有了錢到那裏去尋個婆姨呀？不娶婆姨打光棍，那窩裏事又沒人管，上山去了冷飯都吃不上。還是忍口氣吧！就當做不見……』便把頭鉤着，把臉埋在手掌裏，一句話也

沒有回嘴……。高黑女見他不聲不響，更氣得厲害，從炕上跳了下來，吼：『你屁也不放，這麼不答理人。我要離婚！嗨！我要離婚！』高德生抬起頭，被逼得不行了，拖長聲音說：『你要離我不離。』高黑女見她丈夫灰溜溜的樣子，便哼着鼻子說：『哼！不離婚就得由我！有飯吃就是好的，再那麼丟碗打筷的就不依。』高德生沒辦法了，差一點哭出來的說：『我告到區上去呀！』說着就往門外走，心裏真是想奔到區上去，說說自己的苦情，便慢慢的出莊去了。區政府離這裏三十里路，這陣是太陽有些偏西了。高德生剛走了五里地，快到何家莊的時候，忽然照見區長跟村長在地畔上拉話

咧。只是一見了區長，高德生的話就不好出口了。正三心打二心，區長在招呼說：『高德生！說是你要去馱鹽了，這回保險利大。』高德生應了一聲：『喏！打算走一趟嘛！』嘴裏這麼說了，心裏是：婆姨的事就不想說了。一則怕說出去了，事鬧大，婆姨離走了。再則，剛才的氣也消了。高德生就是這麼個厚道人，便悶着腦袋，又蹣蹣跚跚的往回走。剛走進莊子天就快黑了，回到院裏，有聲沒氣的推開自己的客門。剛把門一推，只聽見炕上沙沙的響，模模糊糊的看見他婆姨跟誰睡在炕上，正往起爬咧。心裏一氣火，順手摸起門背後的老鏹，照頭劈了過去。

四 謀 殺

高德生那一鋤頭劈了過去，只聽見他婆姨喊了一聲：『你要幹什麼？』他這一鋤頭就被高黑女雙手抓住了。高德生嘶啞着嗓子喊：『死不要臉的！』喬木匠連忙趕過來扣住鋤頭，央告說：『高德生！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，不要喊，喊出去與你也不好。』高德生死力往回抽鋤頭，三個人就像拉鋸子一樣，高德生再氣力大，也拉不過兩個人呀。拉了幾下沒拉動，慢慢就鬆勁下來了。氣得直吼：

『死不要臉的！死不要臉的！』喬木匠跪在炕上抓着老嫗直磕頭說：『下次再不敢了！』高黑女在旁邊大聲說：『高德生，你要怎樣？你要不放手，我就跟你離婚！我就是跟你不好！你喊，我也不怕！咱們到區上去，離個一乾二淨。看誰還怕你！……』高德生見這情景，好半天，吐了口氣，把手裏的老嫗一鬆，低着頭在炕邊上坐下來了。喬木匠便趕緊穿上鞋子，一溜煙的跑出去了。

喬木匠回到家裏，像掉了魂似的。在客裏做一陣活，忽然又跑到客外閒站一陣。看他那面容是帶事着咧！

這樣過了兩天，喬木匠照見高德生出莊去了；便趕緊奔到王占

喜客門口，故意大聲說：『王乾媽！借你們籬子使一下呀！』王占喜媽把籬子遞給他；這時候，高黑女聽見了，便從客門口探出個頭來，對他使了一個眼色；喬木匠便又慢慢蹣跚到高德生家裏去了。

『進了客門，就問：『高德生走那裏去了？』高黑女說：『不怕，到他舅家去取錢去了！』喬木匠上了炕，第一句話就說：『毯！咱們把他狗日的幹掉，好過日月！』高黑女說：『不怕，他怎也不敢怎！』『呃！還是幹掉好！』喬木匠說：『咱們晚上把他幹了，就說他獸鹽走了！咱倆等麥子打下搬到高橋川去結婚，做長遠夫妻！』高黑女說：『哎呀！打麥子還得二三十天嘛！』『不等打下麥子走，

路上沒盤川嘛！這反正看你：有意跟我就得這麼辦！」高黑女說：『哎呀！還是不幹吧，他不妨咱的事，他要開咱就跟他離婚！』喬木匠說：『呃！你不先下手，他把咱們告到區上，離婚就離不成了！不勝先幹掉他利洒。你怕什麼！我打狗的還不怕狗咬！』高黑女停了一陣，拿不定心意，喬木匠催着說：『又不要你動手，你怕甚！有我擋着嘛！』說着就湊在高黑女耳朵邊，說了一陣悄悄話。看樣子高黑女是同意了，喬木匠就往外走。只說了句：『就是今晚啦！』

天黑，高德生從他舅家轉來了。原先是準備後天吆驢走三邊馱鹽，這陣心裏有些不定了，喬木匠跟他婆姨的事還在心裏攪着咧。

回到家裏，心裏不痛快，話也就不多。上燈的時候吃晚飯，吃罷晚飯抽了鍋煙，就睡下了。一睡來，不知怎麼人也就特別乏，昏悶悶的，糊裏糊塗睡得呼呼的了。

半夜，高家莊的人都睡靜了。喬木匠溜到了高德生客門口。懷裏揣的一把斧子。輕輕的在門口拍了三下，忽然客門就輕輕的開了半扇，喬木匠慢慢的踏進一隻腳問：『人睡在哪頭？』高黑女說：『頭靠鍋台着咧！』這地方是熟慣了的地方，手裏的斧頭是使慣了的斧頭。三步兩步，模模糊糊的照準躺着的黑影，就像劈木頭一樣的，一連使勁砍了四五斧頭。高德生還未來得及睜眼，就像小狗娃重

重的挨了一棒似的，嗚嗚的叫了幾聲就沒聲音了。喬木匠喘着氣喊：『點上燈！』高黑女便擦洋火把燈點了，燈點亮的時候，高德生還有一口口氣，左胳膊還東一下，西一下的揚着；好像要抓什麼東西似的。喬木匠轉過身對着高黑女招手：『你去把驢牽到門口！』高黑女便走出去把驢牽着站在門口，喬木匠拿了一件衣服包着高德生那劈成兩半的頭。輕輕的喊：『你幫忙我揩上肩！』高黑女慢吞吞的聲音發抖的說：『我！我腿軟咧！』喬木匠急了，一下就把高德生死屍揩到肩上，走到門口把它擱在驢上，牽上驢就走了。

五 烏鴉露屍

喬木匠牽着驢，馱着高德生的屍首，往後莊去了。走到一口枯井跟前，他便慌慌張張的從驢背上，把高德生的屍首往井裏一推。

只聽見撲通一聲，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。喬木匠的心也好像跟着落了下去……

丟過屍首，只見喬木匠模模糊糊的黑影，拉着驢從後山走了……

第二天，一切都照舊，太陽還是從東方出來了，喬木匠也在家做活，高黑女也從窩裏出來了。只有一點不對，高德生不見了。高黑女說：『他呀！一黑早就吆上驢走了。上三邊鹽池馱鹽去咧！』衆人聽了說：『走啦？先說不走了嘛，還是走啦！』

劉拴兒聽了，向高黑女瞟了幾眼，喜得差一點笑出來，心裏說：『來回總得一月吧！你高黑女跟喬木匠打得火熱，這回不怕沒我的份了。』

就在這天晚上，劉拴兒躲在高德生窩背上的場子裏。等到下半夜，喬木匠又粗又矮的黑影子，從高德生窩裏出來了。他便趕緊溜

了下去，用手推一推高德生的客門。客門關得緊緊的，輕輕的敲了幾下，也不見動靜。劉拴兒發急了，便用手抬門。鬧的裏面的門門嘩嘩的響……高黑女把眼一睜，嚇得直叫：『誰！誰！』『我！』劉拴兒笑嘻嘻的說。高黑女一聽出是劉拴兒，睜眼一看，周圍黑漆漆的，便全身發顫，她一口氣跑下炕，用身子死命的抵着門。發瘋似的大聲喊：『救命啦！救命啦！』這一來，劉拴兒心慌了，在外面罵：『驢日的，有了喬木匠就不要我了，不識抬舉的傢伙，莊裏就只有你這一個婆姨呀！』罵着就走開了。

好久好久，高黑女聽見外面沒有聲音了。當她聽得劉拴兒走了

，一看四周圍黑漆漆的，她便記起了她丈夫臨死時的叫聲，和那東抓一下西抓一下的胳膊……，怕得她心也跳，肉也跳。忽地一下爬到炕上，趕緊用被子蒙住了頭……這個窟洞自從那天晚上以後，就變得陰森森的！她丈夫那天晚上睡的地方，白天連坐也不敢坐，現在，她一想起這些，身子就往後炕擠，擠到後炕的角角裏去了……第二天，她向喬木匠訴苦：『快謀慮走吧！我心跳得厲害……還有，昨晚劉拴兒又來抬門咧！』

『嗨！』喬木匠把牙一咬：『我這回饒不過劉拴兒！』

高黑女出了口長氣，說：『咳！少惹些人了，快搬吧！一走就

沒事了。』

喬木匠說：『走是要走的，只是麥子還得十多天才能打下嘛！遲一點不要緊。走三邊馱鹽得一個月嘛！人家不會起疑心，等到他過一個月，不見人回，疑心了。咱早走了，你不要慌！』高黑女沒有做聲……

六月的太陽像一盆炭火，天氣又熱又悶。過了一天，兩天，三天，到十天上頭。高家莊後頭枯井裏，發出一股腐爛的惡腥氣味。忽然一隻烏鴉飛到井跟前來了，跳了幾跳，站在井邊上，鉤着頭望着井裏，哇哇的叫了幾聲。叫了一陣，就飛走了。一陣又飛來了，

接着就一隻兩隻三隻……總有二十幾隻烏鴉飛來了。都落在井跟前，跳在井邊邊上，鉤着頭望着井裏叫，好像井裏有什麼東西，想下去啄上來吃咧，黑洞洞又不敢下去，只好站在井邊邊上乾叫。一隻烏鴉叫起來聲音還小，十隻二十隻烏鴉又飛又叫，聲音就有些噪耳了。恰好碰到王占喜，拿着鐮刀走後山割麥去咧！一眼照見這麼多烏鴉圍在枯井跟前，心想井裏有什麼烏鴉能吃的東西了！便向井跟前灣過去，走到井跟前，烏鴉見人過來了，又飛又叫，煽起一陣風過來，一股叫人發惡的腥臭撲到鼻子裏來了。王占喜皺了一下眉頭，站在井邊上，把頭一低，哎呀！臭得厲害。往下一看，只見黑黑

烏鴉告狀

三十

的什麼東西在井底裏咧！這個井子約莫五六丈深，是幾十年的乾井子，早一晌都好的嘛！王占喜看着想着，太古怪了，便自言自語的說：『今天甯罷麥子，有工夫了，下去看它狗日的。』

六 誣 害

太陽偏西的時候，王占喜找了七八個自衛軍到井邊上來了。拿的幾丈長的粗麻繩，點的火把，莊裏也有些看熱鬧的人圍過來了。

幾個自衛軍拿着繩子站在井邊上，把王占喜往下放；繩子在手裏嗦嗦的響，王占喜下去了。一陣，忽然聽見喊：『好！往上拉呀！』看熱鬧的人說：『鋤奸主任才下去一陣怎麼就上咧！』正說着，『哎呀！拉上來一個死人的屍首！看熱鬧的人都叫起來了。胆小的

退開來站得遠遠的，蒙着鼻子看。屍首的頭被一塊布包着，認不出是誰。這時候，王占喜也從井裏上來了。他把死人頭上的布解下來，抖開是一件女人黑布衫。上面的血水乾得硬邦邦的了，死人臉上污黑污黑的血水，有些肉邊爛了。眉毛上的腦蓋打爛了，腦漿也流出來了。認了半天認不出是誰來；便趕緊打發人去拿水。水一來，洗的洗臉，抹的抹臉，死人眉眼出來了……

大家一認是高德生。王占喜說：『這臭氣不衛生，叫村長趕緊先設法弄口棺木，裝上再說，快去告訴高德生婆姨，說他男人死咧，在井子裏找出來咧。』

棺木是村裡張老漢早年給自己做好的，借來給裝上了。正裝好往高德生家院子裏抬咧！高黑女哭哭嚎嚎的跑來了。拍着棺木直叫喊，衆人說：『高德生怎麼死在井子裏咧！一定有冤屈，烏鴉都替他喊着告狀嘛！』王占喜說：『烏鴉以爲井裏有什麼牲口，都飛來想啄了吃，烏鴉還知道告什麼狀！……』就這樣，棺木停在霧門前了，高黑女頭上披麻帶孝，家裏請來了和尚，她就用手巾擦鼻子眼淚……

到晚上，喬木匠裝着來看熱鬧，高黑女趁沒人的時候，就說：『怎麼辦咧！快跑吧！』喬木匠有聲沒氣的說：『這陣不好跑啦！鋤

奸主任把這事情報告給鄉長了；說是日夜調查，大路小路派的有哨，還能跑？我想了一天，事到如今你只有這樣：你明天就發一回馬，裝着高德生的鬼魂附到你身上，說是劉拴兒害死了他，要鄉上伸冤。他們把劉拴兒一抓起，鬆一口勁，咱們就好跑了！不這麼辦，事情不得過。……」高黑女想：『事情明白了，不裁到劉拴兒身上也是不行，他那天抬我的門來，鬧得村上人全知道！……』

到第二天。莊上幾個幹部，村長楊四海，鋤奸主任王占喜，自衛軍連長劉仁貴，正在村長家開會咧。先是聽見王占喜院子裏亂嚷亂叫，忽然喬木匠跑得氣喘喘的，衝進來喊：『哎！村長！高德生

婆姨被鬼纏上了。快！快去！」幾個幹部都猛地跳了起來，像一陣風似的趕到高德生院子裏。這時窖門口早圍了一堆人，見他們幾個來了，都閃開一條路。村長頭一個擠進去，只見高德生婆姨披頭散髮，一把鼻子一把淚的盤着腿坐在炕中間，炕上、屋裏四周都圍滿了人。高黑女睜大着眼喊：「我死得好苦呀！沒人給我出頭呀！……」一眼看見了村長，就喊：「楊村長，你來了！」楊村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漢，心裏有些胆怯。便問：「高黑女！你怎咧！」高黑女就喊：「村長你不認得我啦！我是高德生！我死得好苦呀！村長你要給我出頭呀！」楊村長以爲是真的了，便問：「你怎麼死的呀

？』『有人害死我咧！害死我的人還在這莊上！』楊村長一本正經的問：『你認識他，就說出來！』高黑女就哭開了，嗚嗚的哭開了。村長緊逼着問：『是誰害死你呀！高德生！你不要哭，我一定給你伸這口冤！』旁邊的人也說：『說出來咱們給你出頭！』高黑女又不哭了，眼睜得銅鈴大，一字一句的說：『我現在聲音不能太，你們慢慢聽，劉拴兒，劉拴兒，把我害……』聽的人都吁了口氣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。劉拴兒這陣沒有在場，村長想了一想，便說：『高德生！你說是劉拴兒害了你，我們下去給你研究！……』高黑女聽了，忽地大聲嚎起來了。說：『噯！噯！你們沒有人給我出頭

呵！我，我走了呵！我死的苦呵！」一說完，高黑女就撲通一聲，仰倒在炕上。眼也閉了，話也不會說了，好多婦女就過來拉她，給她端來了水。在她耳邊直喊：「黑女！黑女！你醒來！」

七 鬼告狀

衆人又喊又搖，把高黑女喊醒了；高黑女一醒來，有人就問：『你剛才說什麼來！』高黑女揉着眼睛說：『我甚也沒說呀！你們在這裏做什麼？』王占喜嬌，是個六十五歲的老婆子，在一邊咕咚說：『唉！真是冤魂纏身咧！你問她，她怎麼知道？我占喜說劉拴兒就是個不務正的。這事只有他才幹得出來！……』村長馬上接過來說：『你們大家馬上回去，不要圍在這裏了。這事情我們村上幹

部，要搞清楚！」說完衆人散了，村上幾個幹部就馬上聚在一塊研究，村長說：『這事情怕是真的，高德生死的不好，咱們要辦劉拴兒！』鋤奸主任王占喜抓着腦袋說：『這幾天查也查不出個影子！劉拴兒這傢伙務是不務正，跟高德生婆姨也是有些馬虎，早一晌還說他半夜抬高黑女的門來！……』自衛軍連長劉仁貴一聽，在大腿上拍了一下，喊：『那快派自衛軍去抓，不敢叫跑了！……』村長說：『對！抓來問他狗日的，不怕他不認！』自衛軍連長就叫人抓劉拴兒去了。

劉拴兒這陣在打麥場上，正有人在告訴他冤鬼纏身的事咧。見

幾個自衛軍拿的繩子過來了，劉拴兒把胸脯拍了一下說：『一腳踏得穩，不怕鐵樺滾！走到那裏也說得清楚，我什麼時候殺人來！』說着，便對自衛軍說：『你們不要綁，我那裏也不跑！』就跟上走了。

村長自衛軍連長、鋤奸主任，三個在斜坡上碰見了劉拴兒跟幾個自衛軍來了。一碰頭，劉拴兒就兇：『村長！我什麼時候殺高德生來？誰見了？』鋤奸主任王占喜插上來說：『你那天晚上不是抬他們家審門來？』劉拴兒被問的臉紅了，支支吾吾的說：『那天我也沒進去呀！我沒殺高德生！……』村長生氣了！大聲喊：『把

他綁起，殺了人不上刑還會招呀！把他送到區上去！……」劉拴兒聽着，忽地哭了起來……。

劉拴兒從區上又轉到縣上來了，縣上馬審判員走出來。馬審判員是個有名的『馬青天』。看過了楊村長的信，正要開口問劉拴兒，劉拴兒撲通一下跪在地上，直嚎：『馬同志！這事冤死人呀！……』說着眼淚直淌。馬青天把他拉了起來，看了看信，想了半天，眼睛望着地上說：『你能找個保人，就讓你回去，以後要調你來問，你再來！』劉拴兒擦着眼淚說：『我能！我能嘛！』

劉拴兒便找了個保人，各自回去了。馬審判員跟着揩了條毯子

，一氣趕到區政府。

馬審判員到了區上，又到了鄉上，最後到楊村長家來了。問高德生平素跟誰有仇來？問劉拴兒跟高德生婆姨的關係到底怎價？村長說：「高德生這人乖乖的個莊戶人，從不跟誰吵鬧。劉拴兒舊日跟那婆姨就馬虎，早日抬過高德生的客門，跟他一個院子的王占喜說，那晚沒有進去。那婆姨是跟本莊的一個喬木匠打得火熱！」馬審判員問：「他婆姨還跟誰有關係？」「近日就只這兩個，那婆姨不正派。」村長摸着鬍子，搖着頭說：「審判員！這人死的不對咧！那天從井裏撈出屍來，咱們村上幹部正開會研究：半開會着，忽

然喬木匠來喊咱，說高德生婆姨被冤魂纏了！咱們幾個奔去一看，那冤魂說得真真的。說是劉拴兒害了他，叫我出頭！……」馬審判員一聽是喬木匠來喊他們去看的，便問：「高德生婆姨一開始鬼纏了，還有誰在場來？」『噤！那人多咧，婆姨女子都有！』馬審判員心裏就覺得不對，怎麼其他人不來喊村上幹部去看，獨他這喬木匠來喊咧？便把這一點記在他的筆記本本上了。

第二天，馬審判員又找村裏羣衆問了幾遍，又問王占喜從井裏撈屍，往棺木裏裝屍的情形。王占喜說：『死屍的頭用一件女人穿的黑布衫包着的，一撈上來，臭得厲害。用水洗了才認出是高德生

咧。叫幾個自衛軍借來張老漢的棺木，就裝進去了！……」馬審判員問：『裝的時候高德生婆姨見來了麼？』『沒！』王占喜說：『臨到裝上了，蓋好了，正往起抬咧；高德生婆姨哭哭嚎嚎的來了，拍着棺材直嚎！……』馬審判員心裏突然一亮，趕忙把筆記本拿了出來。

八 大家偵察

馬審判員把筆記本拿出來，把鉛筆往嘴裏沾了一點口水；在筆記本上寫着：『高德生的婆姨高黑，說她那天早上送她丈夫馱鹽走了。攪屍那天，她沒見屍首，怎麼就真的相信她丈夫死咧？這點可疑，要好好調查！』馬審判員又找了幾個人來問，各方面情形都問得差不多了，他便一個人走開了。

馬審判員一個人走到了高德生窩裏，高家請來的和尚像蚊子叫

一樣的唸着經。高黑女坐在炕上，馬審判員一進審，就四處打望，先看屋裏擺設，又看了看審門。回頭一眼，忽然看見炕邊上的木頭，有一些刮過的印子，好像是什麼刮掉在上頭，後來用刀子刮過。他便把這點暗暗記在心裏，隨便問了高德生婆姨幾句旁的話，便出來召集村上幹部，動手開棺，他說他要驗屍！

驗屍的結果是：傷在頭部，額頭以上都劈爛，用手一按，知道是鐵器打傷。傷痕是一條條的，又短又寬，外面寬，裏面尖，看出是斧頭砍的。還不是一般砍柴的鈍斧頭，還是很鋒利的斧頭；這種斧頭在農村中只有木匠才有呀！馬審判員把傷痕長短、寬狹的尺寸

『一樣一樣寫好單子。便叫蓋上棺材，帶上村裏的幹部，到鄉上開會去呀。』

鄉上的指導員，鄉長，都來參加研究。馬審判員把調查的情形講完，便說：『依我調查的材料，喬木匠有嫌疑，他跟那婆娘正打得火熱，傷痕又是斧頭傷，還有鬼纏身的時候，他特意來報告！劉拴兒雖然跟那婆娘馬虎，近日不好了，單憑那鬼說的話，咱們當幹部的絕不能相信。』鄉長和指導員馬上站了起來。他倆個都是剛從縣上受罷訓回來的，工作可積極，鄉長說：『咱鄉出了這一件人命案，兇手查不出，大家臉面上都不光彩！』指導員接着說：『這回

不是馬審判員，依咱村上幹部，差一點信了鬼的話了。現在咱們要動員全鄉來調查，不怕搞不清！」王占喜半路裏插上來說：「這事情還有一點不明咧，高德生那條驢還沒下落嘛。」馬審判員說：「對！高德生那條驢找出來了，事情就明白了；咱們要調查那條驢！」指導員說：「行！動員全鄉人調查，看誰見過驢，看誰買了驢！」

大家這麼一商量好，當天就分頭去調查，每天晚上彙報。第一天，指導員彙報：「王家溝的王二說，有一天早上，見喬木匠牽了一條驢走上溝去了。」第二天，鄉長彙報：「劉家塋的鋤奸組長說，」

他莊上發生章木匠家，來了一個牽驢的，把驢留下了。『馬審判員問：『劉家莊離高家莊多少路？』』夠個三十多里！』馬審判員便說：『誰個認識高德生的驢！』王占喜說：『我認識，我和他一院子的人嘛！』馬審判員便叫王占喜去了，挨天黑要回信。

天黑，王占喜牽了一條驢轉來了。他說：『這就是高德生的驢嘛！那人說是喬木匠寄在他家的。他跟喬木匠是捻香拜識！』馬審判員說：『那我就回縣上去了，你們鄉上明天負責，把喬木匠高黑女送到縣上來！』

事情就這麼搞明白了！喬木匠到縣上，在法庭上一聽說驢出來

了。知道賴不過了，大聲說：「

『人是我殺了！暗這是頭一回殺人。我早就知道瞞不過，昨晚上夢見高德生在鬼門關等着我咧！』

便把他殺的情形，高黑女怎樣開門，怎樣用斧子砍，怎樣用驢馱到井裏……一五一十的說了。

馬審判員就叫拉過高黑女來，劈頭就問：『你說你丈夫馱鹽走了，你一早親自打發走的。那天你沒見屍，怎麼就哭！你怎麼知道他真的死在井裏！』

高黑女臉一白，答不上來。馬審判員就叫拉過喬木匠來，問：

『喬木匠！高德生是你殺的嗎？』

『是的！』喬木匠大聲的應着。

高黑女忽地一下就哭起來了……

喬木匠在旁邊說：

『你還哭甚咧！高德生站在鬼門關等着咧。瞞不過了！』

高黑女便把那一晚的情形，和他裝着鬼纏身的情形，也一五一十的說了；跟喬木匠說的一樣樣。馬審判員便派人尋了喬木匠的斧頭來。斧頭看去是亮光光的，沒血，拿來放在火上一烤，只見斧頭上顯出一塊塊的印子來。那就是血的漬印。

九 槍 斃

犯人的口供和兇器，呈報給邊區政府去了。邊區政府的判決書上說：『姦夫姦婦謀殺親夫，事後又裝神作鬼，誣害別人；主犯本匠喬松林，罪大惡極，判處死刑；從犯高黑女，因年幼無知，被人引誘，判處有期徒刑十年。並開群眾大會公審！……』

邊區政府的判決書一下來，縣上開了一個羣衆公審大會，遠近四鄉的男男女女來了夠幾千人；大會上馬審判員把這個案子，前前

後後說了一遍，就是上面寫的那些情節。

會上馬審判員報告的時候，喬木匠坐在凳子上，頭昂着，還東看西看。高黑女咧！把頭鉤得低低的，這陣她心裏真難過，昨天司法官，問她有什麼話捎回去沒有？那時高黑女正端着碗吃飯，聽了法官的話，她把碗放下來，半天才說：『沒有什麼要說的！……』現在她坐在這裏，她心裏忽然又好像有什麼話要說一樣；她娘家姓杜，還有一個老娘，一個兄弟。自從抓到縣上來，家裏就沒一個人來看過，只有一回捎來幾句話說：『別再想踏杜家的門了！咱們杜家不認你了！……你把杜家的人丟盡了！』高黑女傷心的想着，真是

連親骨肉都不親了，也不來看望一次。盡頭的話都說出來了。我還有什麼話給他們講？……想着想着，眼淚就掉了下來。她想法官的話說的對！夫妻感情不好，呈報政府，可以離婚嘛！再說當初不跟喬木匠馬虎，不起那狠心，也不會鬧到親骨肉都不認……高黑女的頭抬不起來了，眼淚越來越多，像水一樣的流了下來。

馬審判員報告完，說了一句：『執行槍決！』就有兩個拿槍的人走了上來，喬木匠被推走了。接着有人在高黑女耳邊喊了一聲：『回班房去！……』高黑女才抬起頭，像剛從夢裏醒過來一樣，叫了一聲：『媽呀！……』就哭哭啼啼的走了。

山溝裏響起了清脆的槍聲，不少的群眾圍在喬木匠的屍首旁邊看着。有人細聲細氣的說：『哎呀！還年青嘛！只是心地太狠了！』剛說完，就有人大聲大氣的說：『槍打得好！這些狼心狗肺的，不務正的傢伙，不打死幾個，好人也不得安生！看誰再敢這麼胡來……』

劉拴兒也來開會着，回家的路上灰不溜溜的一聲不響。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說：『你看你胡來，差一點命也送了！』劉拴兒應着說：『唉！人常說，『媳婦場中出人命』，這回咱親身經驗過咧。以後再也不敢胡來啦！』

這件事在高家莊引起了很大的波動，事情過去了好久好久，全村的人還議論着，王占喜的兄弟，把這事前前後後編成了幾首歌：

『大麻子上來一溜灰，

愛胡來的是二流子鬼』。

『六月裏麻柴長成材，

越盛越熱分不開』。

『分不開來壞心腸，

手拿鋼斧把人傷』。

『井裏埋人埋不過』。

自己遭下殺人禍』。

『山蛋蛋花開又敗了，

胡日鬼來壞事了』。

『牆頭上栽蔥扎不下根，

胡日鬼來一場空』。

——完——

一九四六、二月於延安脫稿

烏鴉告狀

羣衆文藝叢書

著者：

柯

藍

出版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

一九四七年十月出版

2722

82

417266

57.63
39.4-8